第一篇　　我们

凡事追根索源，即可弄懂许多东西。

K·普鲁特科夫

开　　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

俄罗斯无线电侦察活动发生、成长与发展的历史有许多空白点，不公开的秘密档案资料尚有待于追根究底的研究者去发掘。大众媒体对它的介绍迄今仍然很少、很少。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权的整个时期，俄罗斯与法国一起在世界外交公文来往函件的截获及解读领域占据着领先地位。英国、德国、美国以及大多数其他影响不大的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根本就没有类似于俄罗斯的那种密码解读机构，而奥匈帝国基本上只是对其邻国的军事通讯进行截获。

可以列入和平时期俄罗斯无线电侦察机关成功地进行的截获行动之列的，是窃取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藏在他床垫下的密码本的行动。本来，密码本应当放在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的保险柜中保管，但是，这位大使不大会使用保险柜密码锁，所以他很

快就认为，对他来说，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换一换保管密码本的地方。当发现密码本丢失后，大使想出了一个相当聪明的、摆脱困境的方法。他的密码信函相对来说不算长，当他手里的密码电报积攒了五六封的时候，他便坐上火车，前去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那里。在交谈中，来自布加勒斯特的倒霉客人像随口似地说起，就在他要离开布加勒斯特时他收到了几封密码电报，还没有来得及脱密，问同僚可否把自己的密码本借他一用。在那个风平浪静时期，发给美国各驻外使团的密码本几乎都是相同的。这个大使借到密码本后，把他的密码电报脱了密，拟好回电，加了密，接着便返回布加勒斯特，从那里把这些回电间隔发往美国。在一段时间里，一切还都顺利，丢失密码本一事的秘密一直保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未被揭穿。后来密码电报像流水一样连绵不断地从华盛顿发来，乘车去维也纳的办法已经不能帮助他摆脱困境。于是他只好承认了他的过失，并奉召匆匆忙忙离开罗马尼亚回国了。

俄罗斯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截获敌人的外交来往信件的数量急剧减少。其原因首先就是奥匈帝国及德国与其驻外使团之间通过无线电传输的信息量减少；此外，俄罗斯各监听分队的技术装备不足；敌人因害怕在战时条件下过早地泄密而经常更换密码也起了作用。

从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军事部就在陆海军各司令部组建了密码破译机构。最初的军事行动经验，使俄军统帅部认识到必须建立监听站，为其配备相应的设备、无线电报务员及密码分析人员。波罗的海地区这项工作抓得最紧。到了 1914 年 8 月，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已经建起了数个监听站，但是，所截获的信息的系统整理及处理工作由区中心站负责进行。而在区中心站这里，由于缺乏技术熟练的人员，截获的密码信息照例总是积压下来，不

能及时得到处理。

俄罗斯警务厅这个总的政治侦缉机关也有自己的密码破译部门。1914年8月，就有截获的密码电报开始从前线送到警务厅来。8月25日送来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军事总督发的一封电报，电报通知说那里扣留了一艘德国轮船，轮船上设有无线电通讯站 并且在无线电报务员舱内发现了一封密码电报。这封密码电报同总督的电报一起被送到警务厅脱密。过了半年阿尔汉格尔斯克才等到了警务厅的答复：“鉴定人员已经作出结论，这封电报是用虚拟语言（密码）编拟的，没有密钥不能解读——翻译。”

我国无线电侦察史上值得关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事件中，可以提一提1914年8月俄罗斯水兵从德国“马格德堡”号巡洋舰上截获一个密码本之事以及1916年中期在尼古拉耶夫市建立了（无线电）监听学校一事。然而，俄罗斯在无线电侦察领域所做的、企图同其他交战国平起平坐的全部努力都过于晚了，以至于这些新措施没能对战事的进程起多大重要作用。

白卫军的无线电侦察

苏维埃国家建立最初几年拥有的无线电侦察技术设备及专业人员，都是沙皇时期的无线电侦察机构遗留下来的。留给布尔什维克的东西极少，因为有许多监听站及其物资基础和技术人员全部或者部分地落在了白卫军手中。在当时已经开始了的内战的条件下，要分出必要的精力去建立自己的无线电侦察机关，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苏维埃俄罗斯外国的外交密码信件的破译工作状况极差，而红军连最小的破译机构也根本没有，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白卫军与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的无线电侦察很活跃，而且

不无成效。有时，只有无线电侦察机构才能给白军指挥部提供关于俄罗斯某地区局势的可靠情报。1918 年高尔察克将军先后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及远东夺取了政权，他于 1919 年 4月 5 日给俄罗斯派赴希腊的使者拍去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可证明上面所述情况。电报中说：“很久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关于俄罗斯南方局势的情报了。最后收到的情报还是 2月中旬的事。我们现在惟一的情报来源，是我们截获的布尔什维克无线电通讯。”

白卫军首先对政治性的无线电侦察情报表现出显著兴趣。他们仔细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利用它作出相应的决定，根据这些情报，定期作出分析报告及综述。白卫军的无线电侦察机关还密切地监视着外交来往信件。例如，他们截获并破译了与苏维埃国家及其代表团积极进行的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有关的信息。由于进行无线电监听，“白匪运动”的领导人得以监控红军计划在东方前线及土库曼斯坦前线进行的各个战役，监视这些前线指挥部同莫斯科的通讯联络。

特　勤　处

20年代初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使政府有可能认真处理 1917 年革命事件后被完全破坏的俄罗斯密码破译机构的恢复问题。列宁 1922 年一段批语是人所共知的：“有报导说到英国在无线电通讯领域有一项可以秘密传输无线电报的发明。假如能够买到这个发明，那么无线电报及无线电话通讯联络必然会获得更大的军事意义。”

苏联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密码的同时，开始积极地进行实用密码分析的研究。1918 年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活动，可以最清楚地表明苏维埃国家这方面对其他国家密码体制的兴趣。

对外国通讯的监控一开始就纳入了克格勃的职能。还是在 20年代前半期，莫斯科就有驻英国、阿富汗斯坦、德国、 伊朗、意大利、波兰、土耳其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使馆及商务使团。这些使馆、使团的工作人员从莫斯科电讯局发出的密码电报副本总是原样送到克格勃。外交密码通讯以及白军的无线电密码电报，根据克格勃派定的任务，分别由莫斯科郊区的军事无线电台及莫斯科市内的沙博洛夫电台监听。

截获的密码信息均送到克格勃，在那里试用各种方法进行脱密(破译)。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克格勃 1921 年 5 月 5 日设立了密码分析机构—— 特勤处。由于特勤处的作用特殊，同时也因为特勤处的处长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基层部门实际上并不听命于安全机关的领导，而是由党（的机关）直接管理。结果，尽管安全机构在战前进行了多次改组，特勤处却总是处在部门管理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它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克格勃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特勤处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那里没有逮捕、审问过任何人”。

鉴于组建了特勤处，1921 年 8 月 25 日克格勃对其中央各部门及各地方部门下了一道命令：在搜捕中发现的以及通过间谍搞到的或偶然弄到的各种密码、密钥及密码文件均需送交特勤处。

特勤处的工作是从仔细研究革命前俄罗斯密码分析机构的档案资料开始的。这些档案资料里保存了各种密码及其使用的详细指南，破译方法的描述及截获的材料。比如，档案文献中发现有保加利亚、德国、中国、美国及日本的密码原件或副本，有关这些密码破译工作的总结报告以及各种教材等。特勤处的工作人员仔细地研究了这些材料，意识到这项工作的全部重要性。在这个时期，有过工作经历的密码分析人员的知识和经验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在特勤处开办了半年制的训练班，学

习密码术基础知识，进行密码破译解题。选人训练班的都是受过教育、有才能的人。训练班第一期毕业生共有 14 人，其中几乎一半人分配到特勤处密码分析科工作，余者则充实了特勤处其他部门。

特勤处最初几年的工作是困难的，这与工作人员专业基础相对低及编制人员少有关，还有待破译的材料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引起的困难。无线电接收装置不完善，数量不足，磨损厉害，因此不能保证所截获的密码文件文本的可靠性高。特勤处领导面临的任务，是要组织、协调密码破译勤务各个环节的工作，同时也包括获取密码文件材料，对监听站进行技术装备。

虽然有困难，但是特勤处建立 3 个月后，就在“剖析”德国政府驻莫斯科全权代表使用的德国外交密本方面取得了首次成绩。从 1921 年 6 月开始，莫斯科——柏林这条通讯线路上的全部密码通信文件均可以在特勤处得到脱密。同年 8 月破译了土耳其外交密码电报。1924 年在破译波兰密码方面取得了实际成果，过了 3 个月开始解读日本密码通信文件。又过了 3 个月后，已经能开始解读美国的密码通信文件。

20 年代末期，特勤处工作人员积极参与了红军里开展的密码分析勤务的组织工作，其结果是， 30 年代初建立了由特勤处管辖的克格勃及侦察总局联合无线电侦察分队（站）。

从 1921 年起特勤处处长，从 30 年代初起克格勃及侦察总局联合无线电侦察分队队长，直到 1937 年，均由戈列勃·伊万诺维奇·博基担任。博基于 1879 年生于乌克兰一个教师家庭。作为一名 1900 年入党的党员和 1905 年革命及 1917 年革命的参加者，博基曾经 12 次在沙皇监狱中服刑，两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1896 年博基考进了圣彼得堡矿业学院。由于多次被捕、流放，在这所学校只修完了四年级课程，因而没有得到这个学校的毕业证书，

但是，矿业学院高水平的教学，特别是数学及物理学的教学，毫无疑问地使他得到了高深的知识。除此以外，博基在彼得堡当了20年的地下革命工作的领导人，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工作经验，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可靠的、有文化知识的人。

博基是受克格勃第一任主席捷尔仁斯基的个人邀请，到克格勃参加工作的。1919 年 8 月末按照捷尔仁斯基的命令，博基就任了在彼得格勒被打死的克格勃的领导者之一的职位。出于为自己的前任之死复仇的无产阶级激情，博基下令在数日内枪毙了4 000多名囚犯，其中一半是按照字母顺序从名单上挑出来，并在一夜之内消灭的。用博基的话来说，这些被处决的人就叫做“ 赎罪牺牲品 ”。

不同来源的资料对此人的品评是不同的。其中有的资料把博基描绘成郁郁寡欢、心术不正的人物。另一些资料虽不否认博基有他的弱点、缺点，但是却强调说他为人诚实、耿直，这种性格还是在 20 年代中期就导致他成了斯大林的对立面并成了国家安全机关内部被首批镇压的牺牲品之一。

特勤处既研究用密码加密的问题，也研究密码破译问题。1933 年密码加密人员是在鲁比扬卡街克格勃所在的那栋大楼的四层的一个大房间里工作。密码破译人员则占据了大鲁比扬卡街及库兹涅茨克桥街拐角前苏联内务部所在的那栋楼房的顶层。 这栋建筑物顶层以下的几层均为私人居住，这是用来掩盖特勤处的所在地点。1935 年密码加密人员及密码破译人员均迁入大鲁比扬卡街（其时已改名为捷尔仁斯基街）克格勃的新楼里。

特勤处的人员编制分为公开的及不公开的两种编制。属于后一种编制的有密码分析人员及翻译，特勤处给他定的职务是“ 鉴定员 ”及“ 翻译 ”。公开编制有秘书、通信员及打字员。1933年特勤处公开编制有 100 人，不公开编制有 89 人。

特勤处密码破译科按地理一语言原则又分为中国股、英美股及其他地区股等。破译科工作颇有成绩。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科的工作人员常常受到表扬，被誉为克格勃社会主义竞赛先进工作者。

密码破译科里有两个人与众不同。一个是伊万·加里宁。他时而来给破译人员解答疑难问题。另一个是年纪老但精力充沛的舒恩戈斯基教授，此人在沙皇军队里服过役，是日本股语言问题一号权威。除这两个人外，在特勤处工作的还有很多不同一般的有趣味的人。有一个德国人，他的胡须几乎长及脚面。还有一位女子，凡是日本的东西她都喜欢，甚至于在家中常穿和服。特勤处的工会小组由一个曾经当过警务厅密码破译员的人领导，革命前他曾经破译了列宁的一封密码信件。特勤处里有过一个日语教授的女儿，而这个教授 30 年代被指控担任莫斯科日本间谍网头目多年，遭逮捕。这个处里还有一些贵族出身的年老女子。

总而言之，特勤处密码破译股工作人员中有很多俄罗斯从前的贵族，其中有伯爵、男爵。这与当时的国家制度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极其明显，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原因就在于密码破译工作所需要的语言专家奇缺。密码破译这种职业是非常少见的，以至于从事这种职业的一些人即使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仍被吸收参加专业工作。比如弗拉基米尔·克里沃什一涅曼尼奇，他从前在警务厅密码破译机构曾经身居高位，在苏维埃时期，他作为令人憎恨的沙皇暗探局的前工作人员，不只一次，时而被逮捕，时而被释放。然而，即使被关在莫斯科布太尔斯基监狱里，他仍然执行特勤处的任务，密码破译股一个小组的组长给往“家里”、往号子里送活。至少在确保保密制度方面，在被囚禁的密码分析员的管理方面，并没有发生重大问题。但是涉及到其他人，这种问题却突出地存在着。明令禁止特勤处工作人员谈论他们在那个

机关工作，机关设在什么地方。他们甚至不得进饭店，因为他们在那里谈话，有可能被外国间谍窃听。

革命前克里沃什－涅曼尼奇曾不只一次被派往国外出差，搜集有关其他国家密码破译机构工作情况的情报。出差回来后给上司写汇报，做专题报告，就警务厅密码破译机构工作提出改进建议。他观察到的东西，他的建议远没有全部被采纳、利用。而博基不仅仔细地分析了克里沃什－涅曼尼奇给他做的汇报，而且竭力在实践中利用这些情报。比如法国的密码破译机构竭力通过各种途径搞他们需要的情报，博基坚定地认为法国人的经验有用。他们的情报来源是外国驻法使馆收发的电报副本，其他的外交信件以及通过收买、讹诈使馆职员可以搞到的情报。同样的情报往往来自撕碎的草稿、密码电报或者窃听到的一段谈话等不同的渠道。博基立即采用这种多渠道搜集情报的方法。

战前时期特勤处常常建立特别行动小组执行重要任务。这些小组由数名有经验的密码分析员组成，被派往作战地区，30年代这类地区为数不少。

1936年特勤处数名密码分析员同一个窃听分队一起乘轮船去了西班牙。他们一到西班牙，便立即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总参谋部开始工作。首先对佛朗哥反叛分子与前来为其解围的意大利军团之间的通讯进行了窃听。开头很困难，由于不懂语言，不了解他们的通讯特点，密码破译收效不大，但是事情逐渐顺利起来，正是由于无线电侦察相助，共和国军事指挥部和苏联军事顾问一起开始收到越来越多有价值的情报。

身在西班牙的特别行动小组的密码分析员得到了他们的莫斯科同事们的帮助。例如，莫斯科的密码分析员破译了佛朗哥分子的一封电报。电报里通报说，肯定有一艘轮船载着共和国军的增援部队从马赛开赴巴塞罗那。电报里命令，不管这艘轮船挂哪个

国家的国旗，都要把它击沉。轮船上有很多苏联飞行员、坦克手以及急着前往西班牙援助共和军的国际旅的战士。早在轮船离港前这条消息就从莫斯科通报给了巴塞罗那，由于及时发出了危险警告，船上的人得救了。除了军队的密码通讯之外，特别行动小组还解读了佛朗哥分子间谍网的密码情报。这个间谍网周密地监视了西班牙共和国各港口船舰抵港情况。

由特勤处工作人员组成的另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在抗日战争中被派赴中国，援助中国抗日。这个小组每个月得以破译近 200 封日本密码电报。该小组在华工作一年半期间总共破译出日本 10 种军事密码。

苏联无线电侦察队伍也没有躲过镇压浪潮。 1938 年年底博基和他的副手 П. Х. 哈尔凯维奇被枪毙。博基的后任到位工作时间不长，一个月后即遭逮捕。但是，在基层工作的密码分析人员所受镇压之苦不像间谍侦察机构工作人员那样厉害。特勤处密码破译科的日本股的工作成效在科里是最好的。掌管日本股的是 С·托尔斯泰，他在镇压时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工作。托尔斯泰的工作成绩受到的表彰比战时任何一个苏联密码分析员都高，他荣获两枚列宁勋章。

在 20—30 年代苏联军事机器在密码破译领域的传统及实力都不足以使其成就同秘密政治警察的成就相媲美。 1933 年军队的无线电侦察组被纳入特勤处的编制，证明该小组在特勤处内处于从属地位。至少人们对军事侦察机构历史的了解，比对特勤处历史的了解要少，其原因可能就在于，苏联武装力量的每个兵种只对其他国家武装力量与其相对应的兵种密码通讯进行破译，比如，红军的密码破译人员的工作只针对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陆军。苏联海军及空军的做法与陆军相同。

苏联军队的密码分析人员都是在各军校培训，学习自己的专

业的。比如，设于喀琅施塔得市的海军电水雷军校的密码训练班就开设密码分析课。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的政治副院长马斯连尼科夫，从前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密码破译军官，绰号叫做“密码大拿”。他是一个密码破译高手，扬名在外的、优秀的密码学教官。他的学生中最有名的就是古津科。

1938年由特勤处管辖的克格勃及军事侦察总局的无线电联合侦察分队被解散。军事密码通讯的密码分析业务转由军事侦察总局管理。为此目的，军事侦察总局于1941年2月建立了自己的、完全够格的特勤机构，而特勤处的密码破译科则编入了克格勃的一个分局。

既非贵族，也非小市民

综上所述，特勤处在30年代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技术装备最好的无线电侦察机构。除此而外，特勤处从其他各种侦察活动中得到的好处，比西方同类的无线电电子谍报机构多。为数众多的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勤机构偶尔得到一些密码情报资料为己所用，而克格勃及军事侦察总局依照警务厅的传统，还是在20年代就把获取密码情报资料的活动变成了他们的一种优势。

中国大使馆是外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中密码最早被窃取的大使馆之一。事情是这样开始的：中国大使馆提议请彼得·列昂尼德维奇·波波夫作为两国关系专家参加俄中贸易谈判的准备工作。这位大使的选择落在波波夫身上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波波夫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

1910年彼得·波波夫是堪察加地区保护捕鱼业及毛皮狩猎业的一艘船舰上的随船机械师，他得以允许赴首都参加造船工程学校的入学考试。他考试获得了第3名，但是该校校长却在波波夫

的报名书上批道：“不能录取，因为他既非贵族，也非小市民。”回到海参崴后，他离开了海上巡逻队，进入商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波波夫被征召去黑龙江分舰队服役。1917 年 7 月他去了满洲，靠他从前在商界的关系，掌管了中东铁路哈尔滨分局。

十月革命后，从满洲里至国外的这段铁路被封锁，其正是中东铁路的一部分。海参崴人民代表苏维埃管辖着金角港各码头，从满洲发来拟运往国外的一批货物滞留在那里，为了同海参崴当局谈判，满洲实业界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中国方面邀请波波夫参加了代表团。谈判顺利完成。波波夫本人则带着俄方的书面保证回到了哈尔滨，从满洲运到海参崴的货物将不受阻留地发运出去。自然，他在满洲的声望随之大增。这位有才干的俄罗斯企业家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商界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波波夫同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成了一名职业间谍。在他的策划下，曾数度成功地把极需的货物非法地从满洲运到苏联后贝加尔地区，其中包括总值 1 000 多万金卢布的铁路车辆零配件。

1922 年 10 月，远东地区的内战结束了。波波夫是公认的对俄贸易关系的主要专家。不久他被邀请参加了美国的一个代表团，赴赤塔同远东共和国政府进行谈判。在赤塔经过几次接触之后，谈判改在莫斯科继续进行。这样，彼得·波波夫就以美国贸易代表团成员及苏联侦察员的双重身份出现在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受邀兼职参加苏中谈判。彼得·波波夫同意参加。结果，一条自由出入中国使馆之路在他面前敞开。

波波夫熟悉了环境之后，决定作出存放使馆密码的保险柜钥匙的印痕。他对这个行动考虑了一切细节，以秒进行了计算。在计划行动的那一天，他关掉了使馆楼的暖气片。使馆主人正准备

叫修理工来，但正巧波波夫有事来找大使。他说他懂暖气系统，可以帮忙。他得到允许检查使馆的所有房间。在此之前波波夫已经了解到，他关心的那个保险柜的钥匙早晨通常都放在密码员房间里的床头柜上。

翌日一清早波波夫正是从这个房间开始，巡查各个房间，装做检查暖气的样子。密码员让他进了会客室，他本人道了一声歉，未关门，继续洗漱。波波夫等到密码员往脸上打上了肥皂准备刮脸的时候，急忙从会客室走进了密码员的房间，从床头柜上拿起保险柜钥匙，俯首冲着暖气片，不慌不忙地取了钥匙印痕。然后，波波夫把钥匙放回原处，走出了房间。过了一分钟他才对经历过的危险产生了反应。他感到混身上下力气倍增，若是不让这力气释放出来，整个身子就会爆炸。彼得·波波夫只穿着西装上衣走进院子，在零下 23°C 的严寒下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冷。波波夫从中国使馆保险柜钥匙上取下的印痕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苏联无线电侦察活动的历史对此始终保持着沉默。

小　皮　帽

20 年代初，克格勃乘机招募了阿富汗驻塔什干的领事做间谍。秘密的谍报机构同他接触招募他的时候，给他起了一个代号：小皮帽，因为这个阿富汗人身着西装，头上配戴着一顶黑色羊羔皮帽子，即便在房间里也不脱掉。阿富汗的这位领事当时对克格勃有很大的用处。首先，阿富汗驻塔什干领事馆完全熟悉该国在突厥斯坦奉行的政策。第二，阿富汗人在该地区执行英国的政治路线。第三，喀布尔就突厥斯坦问题采取重要的政治决策时，每每都听取这位领事的意见。

阿富汗领事同意就他在职责范围内所能了解的本国政府下达

的对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指示、命令提供情报。他建议为克格勃提供领事馆与国内来往的秘密信件以及领事馆与喀布尔之间的通讯密码钥匙，交换条件是，在他拒绝回国时能得到避难权，外加一万金卢布。要求政治避难权这样十分敏感的问题以及一万金卢布这笔巨款的问题，需要同党中央及外交人民委员部协商。党的领导只允许拨给一千金卢布，而苏联外交部门则称小皮帽的建议是冒险，可能彻底破坏苏维埃国家同喀布尔政府的关系。

因此，克格勃决定利用另一个更可靠的获取阿富汗领事馆秘密文件的途径。克格勃了解到，进入领事馆所在的建筑并非难事，因为那里很少有人住；领事馆的文件均放在一个防火的卷柜中保管；卷柜的钥匙用项链穿着，总是戴在领事的脖子上。需要设法人不知鬼不觉地偷到这把钥匙，带着它进入无人住的领事馆楼，从卷柜中取出文件，照相，再放回原处。然后再人不知鬼不觉地把钥匙归还给主人。

这个行动十分顺利。领事馆上了年纪的秘书很少上班，他的全部闲暇时间都是在一个俄罗斯女人家里过的。这个女人被召到克格勃，那里的人命令她在当天晚上留住她的外国朋友在她家里过夜。在这天晚上，在一座临时交给克格勃使用的豪华住宅里，餐桌上摆设丰盛，正在举行晚餐会。阿富汗领事高高兴兴地参加了这个晚会。午夜时分这个领事在漂亮女人的簇拥下喝得酩酊大醉，一粒安眠药投入他的酒杯中。 10 分钟后那把宝贝钥匙就已经落入克格勃工作人员手中。清晨 5 点钟前，当存放在保险柜中的领事馆密码、各种秘密文件被拍照之后，这把钥匙又被放回原处。到了上午 10 点钟搞到的密码就已经派上了用场，用来把早先搜集到的阿富汗密码电报副本脱密。

克格勃这次行动之后又过了 10 年，在阿富汗驻莫斯科使馆当管家和保姆的叶·亚·舍夫措娃领受了制取该使馆钥匙印痕的任

务。为了保险，下达这个任务时克格勃威胁她说，拒绝这个任务，她要受到惩处，同时答应安排她患病的儿子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医院里治病。看来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因为后来舍夫措娃得到提升，被派到意大利驻莫斯科使馆工作。舍夫措娃终日生活在恐怖中，但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姐姐。姐姐非常害怕，因为这事可能妨碍她的儿子奥列格·弗拉季米罗维奇·片科夫斯基已经顺利得到的军官前程。

在窃取密码的国际“竞赛”中，时而这方胜，时而那方胜。

1926 年一名法国女共产党党员在马赛遭到逮捕，因为在她那里发现有法军密码本。它是从印刷法国密码本的米卢纳市监狱被盗的。有一个犯人出狱时将这本密码藏在了法语语法书中，翌年苏联招募了伊朗内阁办公厅的一名密码专家。同时驻扎在伊苏边界附近的一个伊朗旅的译电员也在为苏联侦察机构效力。克格勃获得了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党员——达什纳克党人使用的密钥。达什纳克党人的活动是受来自伊朗境内的领导的。克格勃驻伊朗的头目招募了伊朗邮政部门的一名官员，不久就掌握了一个情报，足以使克格勃及时地就达什纳克党人的所有活动向有关方面提出警告，并从涉嫌这些活动的人中逮捕达什纳克党人。

1930 年罗马尼亚警察当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认为他被降职是不公正的，为了表示抗议他将罗马尼亚的密本交给了苏联。苏联驻巴黎大使馆也是一个获取与苏联敌对的各国密码的地点，那里发生了一些与此有关的事件。

偶然送上门的间谍

30 年代初克格勃在破译英国外交密码方面取得了成绩并把